

## 【专家访谈】

# 知识管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知识管理论坛》专访知识管理中心主任田志刚

◎ 采编：王铮 刘远颖 王传清

### 专家简介



田志刚

田志刚：知识管理中心（KMCenter）创始人、主任，北京知行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服务于制造型军工企业、软件公司、知名管理咨询公司，担任技术总监、运营总经理、高级咨询顾问等职位，是国内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的开拓者和布道者，被媒体誉为“最理解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专家。当前主要从事知识管理领域的咨询、培训工作，著有《你的知识需要管理》《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

采访者：《知识管理论坛》（以下简称 KMF）编辑部刘远颖、王传清

文字整理：王铮

采访时间：2019 年 2 月 28 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商服中心

引用格式：知识管理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知识管理论坛》专访知识管理中心主任田志刚 [J/OL]. 知识管理论坛, 2019, 4(1): 53-58[引用日期]. <http://www.kmf.ac.cn/p/163/>.

知识管理中心（KMCenter）成立于 2001 年，是以知识管理研究、咨询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机构，致力于推动知识管理落地。其创始人田志刚先生更是有着丰富的知识管理研究和实践经验，不仅主持知识管理的实施项目，帮助组织和专业人员解决知识管理问题，还开展知识管理培训，出版专著。田主任对《知识管理论坛》的成长也十分关注，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邀请。在 2 月最后一天阳光灿烂的午后，田主任

刚从外地调研结束回京，虽风尘仆仆，但精神奕奕，带着最新的调研成果与我们侃侃而谈。

## ① 首先从个人的维度理解知识管理的价值

KMF：田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新书《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出版。很多人了解您是通过您的第一本书《你的知识需要管理》，这本书从知识管理的立场，来帮助知识工作者提

升自我。我们也了解到《你的知识需要管理》自 2010 年出版至今已经加印 10 余次，足见其影响和价值，同时也反映了全社会对于知识管理的关注 and 需求。那么，从《你的知识需要管理》到《卓越密码：如何成为专家》，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知识工作者从“养成”到“卓越”的过程。作为作者本人，您是如何看待这两本书之间的联系，从第一本书到第二本书，这之间的将近 10 年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体验、思考和心路历程呢？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两本书的缘起。

田志刚：谢谢。写第一本书的时候，有一个初衷，就是想证明知识管理的价值，证明知识管理是有用的。对比图书情报档案，知识管理起步较晚，很多人在早期缺乏了解。而以前我们在给企业的实践者推广知识管理的时候，企业会说：你们说的都对，但是和我们没关系，企业一定要看自己实际取得的效果。因此我就想先从个人的维度切入，让个人了解到知识管理是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是能够给个人带来价值的，再由此推而广之。

至于第二本书的背景，是我们发现企业经常招不到能干的人，招不到“高手”。因此我希望探究一下如何练就高手，并发现高手背后共通的东西。有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发现讨论这方面的文献是比较少的。国外有一些研究专长的文献，但是主要侧重在文艺、体育领域，这些领域具有自身的特点，即都是一些特殊技能，但是研究知识型员工如何成为高手的很少。所以我们想提炼出知识型员工成为高手的路径，分析他们的成长方式。

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优势在于我们一直在做企业咨询，我们会到企业和项目中去调研，这样就会和那些高手、专家们交流，我们会去考察他们的经验与秘笈，这件事情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也帮助我们发现了一些规律。

总而言之，第一本书是站在知识的立场上，第二本书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现在我觉得第二种立场更为重要。每个人都觉得知识管理好，但是知识管理要发挥作用一定是和实际场景和

特定需求结合起来的，归根结底，是需要和人结合起来。实现了这一点，未来即使你不叫知识管理也没有关系；相反，做不到这一点，你要去推广知识管理、单纯地讲知识管理现在没有人听的。

## ② 知识管理是艰难却必然的道路

KMF：您本人是 KMCenter（中国知识管理中心）的创始人。KMCenter 是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研究和实践的权威机构，成立于 2001 年，距今已经有 18 年的历史。而 18 年也是一个生命从出生到成年的时段，与国内知识管理的引入、发展相同步。那么回首过往，您能否为我们简要回顾一下 KMCenter 的发展历程？同时也以此为缩影，介绍一下您对国内知识管理发展整体现状的认识。

田志刚：我们最初做知识管理的出发点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有意思，慢慢地就专门做这个了，可以说是把兴趣做成了事业。在初期的时候，我们每年会组织不少活动，邀请一些同行来进行思想碰撞和研讨。我们认为知识管理这个事情很有价值，也有需求，所以我们也有一群人在研究和实践这个事情，在这十几年中间，我们做了不少启蒙性的工作，也共享了许多资料、电子书等内容。起始的时候 KMCenter 是一个虚拟组织，当时如果是实体，运营难度将更大。后来我们就成立了公司，专门做知识管理，这十几年的时间，我们也服务了上百家机构，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探索出不少方法。

我们不想去卖一些软件和工具，而是选了那条最难的路，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充满各种艰难困苦。但回过头来看，我们还是觉得这是一件有价值的事，值得去做。

对于国内知识管理发展现状，总体上感觉，现在还是有很多停留在宣传和表面的阶段，具体做实事的还比较少。所以有客户在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客观地跟他讲：知识管理这个事挺难的。

但是, 另一方面, 知识管理又是我们发展的必然阶段, 是躲不掉的。改革开放 40 年了, 一些数据都显示我们国家在很多区域、很多方面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发达国家的主要产业一定是做复杂性的、创新性的工作。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 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为创新驱动。中国未来一定要干复杂性、创新性的工作。以前我们的发展创新含量比较低, 但随着中国从跟随到各个领域逐步进入到全球较前面的位置, 你就是想去山寨也有没有山寨的对象了。所以这个时候, 知识管理就是一条必然的路, 如何提高知识工作的效率、如何创新、如何更好地激发知识型员工, 都是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 ③ 从跟随到创新, 知识管理是“形势所逼”“需求拉动”

田志刚: 知识管理本质上是需求拉动的, 创新也是。如果不是逼到那个地步, 没有人、公司和组织真正地想去做好知识管理。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知识库建设。以前的各类企业的呼叫中心是劳动密集型行业, 在规模扩张阶段可以几乎无限地招人, 我们看到很多呼叫中心把人员坐席规模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急剧上升, 现在这样做成本太高, 另一个原因也是很难招到人了, 这时候人工智能就成了普遍的需求, 而人工智能发挥作用还是有赖于知识库。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 在中国做好知识管理, 一定是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可能普及。真正下功夫去做知识管理的一定是“形势所逼”, 当“混不下去了”, 企业才会想起来并真正投入资源。现在的企业变得越来越聪明, 不会被一些名词概念所蒙蔽, 直到他们被逼到一定程度, 就会自然采用知识管理的办法。

我们也看到一些企业, 甚至从来没有听他

们提过“知识管理”的表述, 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管理做得很好, 他们是把这个作为管理优化的自然过程。我们这里有一个客户是设计行业的, 他们一直以来做得很好。当他们的业务发展很快时, 就发现人手不够, 随着项目增多, 他们仅有的人分身乏术, 因此需要增加人手, 并且复制成功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主动去思考, 如何把这些做事情的有效方法传授给别人。

这时候, 又面临新的问题——有很多东西难以显性化、难以复制和分享, 你需要把做事情的方式流程化、条理化、系统化、结构化——这就是知识管理的精髓, 也是最难做的。形成论文容易, 但是任何一个企业机构都不是依靠发表论文来形成竞争力的, 一定是有自己最独特的东西。而这些独特的东西, 一定是无法完全依靠文档、图表来表述的。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看背后的东西, 就又回到“人”本身。

目前很多企业建立了大量知识库, 积累了大量文档, 但是脱离了“人”, 就形成不了“真正的知识”, 大量文档被冷落在那里是没有任何用的。

我们进一步探究, 知识库为什么用不起来呢, 因为大家不需要这个。用户的需求一定是很明确的, 知识库里的知识要能够指引我干活, 要能够帮我省时省力, 毕竟, 懒惰是人类的本性。比如我们坐出租车, 很多司机就习惯跟着导航走, 导航让我向哪儿开我就向哪儿开, 因为这样我不用动脑子。

另外, 谈到知识管理发展的国内外差异, 很多人说国外知识管理比较发达, 但是你把国外的知识管理专家请到中国来做能不能成? 我表示怀疑, 因为这和管理的土壤有关。我们这个差异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管理基础, 另一个是知识员工的成熟度。比如, 国外的员工拒绝加班, 但是人家上班是真上班。而中国的文化则是领导不下班, 我也不下班, 但干不干活不一定。所以管理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 ④ 知识服务时代，面向“知识消费”，培养“服务意识”

KMF：对比多年前《你的知识需要管理》一书出版时，中国知识管理已经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不论是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等新技术，还是知识付费等新模式，用户的认知水平和成熟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尤其注意到，国内知识管理领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市场，一端是旺盛的需求，另一端是多元的、不断进入的“新玩家”，提供着不同类型、不同档次的“知识服务”。您是如何看待近年来形形色色的知识服务供应商？

田志刚：大家对于知识服务的定义不一样，现在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知识服务”定义。因此，谁都可以说自己做的是知识服务。比如教孩子学习也是知识服务，开辅导班也可以是知识服务。当没有统一定义和标准时，你也没有办法说别人不对。

但是，我觉得不同知识服务业态的差异还是很大的。互联网知识服务和图情档的知识服务就很不一样，互联网知识服务是解决焦虑的，是普遍性的，也带有很多营销的手段，而“知网”（CNKI）的知识服务就是面向研究和写论文的需求。

对于普通用户的需求，我们有一个假设，普通人是不爱下功夫学习的，都希望知识拿来就能用，但他们又需要用知识解决问题。通俗来说，一个人可能不爱“学习”知识，但他一定会“消费”知识。比如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要依靠知识分析卖家靠不靠谱，会不会骗我，这就是在“消费”（运用）知识，而且这种知识“消费”行为更加复杂。

对于知识服务这个概念，我是认同的。其实知识管理的本质就是把知识用起来、转起来。所以把“知识”加上“服务”这个词是有好处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培养服务意识。

长期以来，无论中外，有知识的人大都是骄傲的。但西方的好处是有工业革命，让知识和生产结合起来，让知识应用于生产。但是中

国还没有，因此很多有知识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愿意去服务。这是一个大问题。而现在知识服务推广了服务意识，让知识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好事。

#### ⑤ 知识付费满足通识需求，专业领域还需深入研究

KMF：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重要的话题：2016 年被称为中国的“知识付费元年”，涌现了很多“现象级”的平台、产品、IP 和大 V。对于知识付费业态、尤其是对于那些知识大 V，很多人有不同的认识。那么，您是如何看待“知识付费”业态的？

田志刚：我觉得这一波知识付费首先是中国教育的某些缺失有关。现在网上知识付费产品卖得最火的，反倒是那些中小学阶段、大学阶段应该接触的常识性知识。知识付费产品你讲深了没有人听，所以一定要讲普及性的，你的内容层次越往上，受众越少。

而那些受欢迎的普及型的知识应该是中小学阶段就应该掌握的。但在中国这方面的中小学教育缺失了，那时大家都在强调考试。在那个阶段按理说是海量阅读的时候，但是并没有。本科阶段的阅读量也没有，因为一上大学大家都觉得自由了。正是这种欠缺造成了现在的知识付费产品的需求。

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知识焦虑。表现为“我如果不学东西，我就没法混”。现在知识付费正是抓住了人们的焦虑心理。面对知识焦虑，人们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我索性不学了，第二种就是逮到什么学什么，这些都是自我安慰。

我觉得知识付费也有积极作用，它弥补了博雅教育阶段的缺失，现在是在为常识补课。但这也仅仅限于知识普及作用，对于专业人士来说，还是需要专业知识，这时知识付费内容的价值就有限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上了很多课，最后也无用武之地。作为职场人士，你还是要系统学一些专业的东西，有深度的东西。



## ⑥ 工具不是万能的, 没有工具是万万不能的

KMF: 我们看到国内一些知识管理服务供应商在开展咨询或培训时, 都会依托于一套系统或平台, 而 KMCenter 似乎没有自己品牌的软件或平台销售。您是如何理解知识管理与“系统”、“工具”的关系的?

田志刚: 我们自己不做软件, 但是我们会根据客户的需求去选择和推荐适合的工具。因为用户需求差异很大, 我们会跟客户说如果你资金不是很充足的话, 用开源的也可以。我们是希望真正根据需求去做, 如果我们做软件, 就只能卖我们的东西了。

说实话国内的知识管理软件系统功能、体验都还有待提高。与中国互联网工具的发展对比, 企业知识管理软件跟这个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我经常和软件开发者交流, 提出现在知识管理软件存储知识不是关键的问题, 分类、标签、信息组织等基本功能我们都能够实现, 现在的关键词是“怎么推动知识的运用”。

在工作场景下, 员工在干活的时候, 最需要的是能够精准满足他当下需求的一点点知识。企业的知识管理不是管理知识, 不是在企业内部建一个“知网”就可以的。“知网”为什么活得好, 因为它卖给“有刚性需求的人”: 你在写论文、做研究的时候, 不看参考文献做不下去啊。但是企业员工的工作方式与此完全不同。在企业里面, 解决问题才是主要的。在这个时候, 你给他提供 20 篇参考文献, 他是不看的。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内容, 才是他最需要的。员工需要的是可操作、可执行的内容,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知识库软件还是提供传统的长文档。

系统、工具是一个手段, 有时候, 有它你不在意, 而没它却又不行。就好比这个月的工资多了 500 元你不会在意, 而如果扣了 500 元你就要问为什么。系统、工具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有时候背负了“骂名”——在没有使用知识管理软件的时候, 人们如果想抱怨, 不知道

抱怨什么, 有了软件之后, 就有了抱怨的对象。我们曾经给一家客户做咨询, 对方说——你们这次不要提知识管理行不行——一提知识管理就挨骂。

总之, 我觉得知识管理系统、工具是需要的, 但是要遵循一定的顺序, 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需求, 你要知道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样系统、工具才能发挥出功能。

## ⑦ 不同的工作类型具有不同的知识管理方式

KMF: 您书中有一个段落令人印象深刻, 就是您讲到曾经系统地调研了国内对于知识管理岗位的招聘需求。那么, 根据您的了解, 当前国内单位对于知识管理专职岗位与人才都有哪些需求? 我们也发现, 很多单位可能并不直接以“知识管理”作为知识工作者的岗位或部门命名, 那么从 KMCenter 的咨询经验来看, 都是哪些部门的知识管理需求 (或者知识化水平) 比较高呢?

田志刚: 哪些领域知识管理需求量比较大呢? 一定是知识密集型的领域, 比如说研发设计。我们发现在中国实施知识管理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 就是做知识管理的大都是年轻人。而在国外, 你会发现是很多“老同志”在做知识管理。比如一个员工搞了几十年销售, 如今开始做知识管理。而国内我们很多新入职的年轻人可能有知识管理的专业学科背景, 但是他了解所在企业的文化、积淀、特点、工作方式, 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做好知识管理的。我们看到很多企业并不了解知识管理和业务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

当前知识管理职能放在什么部门的都有, 人力资源部门、信息化部门、行政部门等。现在最成熟的是运维和客服的知识管理, 因为呼叫中心离不开知识管理, 缺了知识库没法运营。我们把工作分成三类, 一类是重复性的工作, 这是知识管理最容易产生成效的领域; 第二类是项目性工作; 第三类是创新性工作。任何企

业都会包括这三种工作，这也是企业知识管理的难点，其实在一个企业内部，知识管理的方法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 8 实现推动知识管理落地的理想

KMF: 在 KMCenter 的网站主页上, 我们看到“推动知识管理落地”这句话非常醒目。相比推广、宣传、销售, “落地”对于知识管理是最难的, 也是最关键的。那么, 您认为相比其他知识管理服务供应者, KMCenter 是如何践行“推动知识管理落地”这句话的?

田志刚: 首先, 我们不是为了单纯的营利, 我们当然需要赚钱, 但是我们不是希望通过这个事情欺骗误导人家。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欺骗呢? 就是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信条: 利用信息跟知识的不对称赚钱是可耻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一条相对难走的道路。我们的用户有很多, 而且我认为不是我们在帮他们, 而是他们在帮我们, 我们从他们身上了解中国用户的需求, 了解他们有什么、想什么, 我们通过他们去学习。因此, 我认为我们更懂中国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管理。

也许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缺点”, 就是比较理想化, 我们是真正想把知识管理做好, 真正产生价值, 但是我们的用户中有很多也是为了应付一下, 引入知识管理是为了装点门面、得到表扬。但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是客户能真正通过知识管理解决问题。

所以我们会选择客户。我们会判断用户是不是真的想做, 以至于一些用户抱怨说——你们怎么这么不热情啊。我们认为, 你不把知识管理作为一个真正的战略性的事情来推动的话, 积累多少文档都是没用的。

所以, 现在我们觉得知识管理单纯作为生意可能并不是一门好生意, 但是这和价值观有关。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方法, 来真正帮助中国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 9 把知识管理事业, 做有内在驱动力的知识工作者

KMF: 最后, 我们看到“知识工作者”是您的书中出现非常多的概念, 您自己也是“知识工作者”的代表, 我们从公众号上也看到你持续地进行写作和更新, 您个人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工作状态和持续输出? 对于更多的知识工作者以及研究者, 又有什么建议呢?

田志刚: 曾经有文章探讨人与人的差距是何时被拉开的。我们看到有些人非常聪明, 成绩非常好, 也上了名校, 但是毕业之后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地喜欢过学习, 也没有探究精神。以前上学学习时为了成绩, 有人逼你。当没人逼你的时候, 你就容易放弃了。

作为一个独立上进的个体, 越往上走, 越是没有人告诉你该怎么办, 越是高处不胜寒, 你得自己去摸索。但是我们大部分人的内驱力是不够的, 所以就放弃了。我们也说“革命人永远年轻”, 正是因为他心里有事业, 永远闲不下来, 所以即使外表会变老, 内心也不会变老。

最后, 对于知识管理研究, 我的一点建议是可以从小处着眼, 研究真问题。学术界的不同领域都在研究知识管理, 比如图情档、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企业管理、信息技术等, 但是侧重点不一样。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研究, 题目起得很大, 但是一看内容都是从文献到文献, 没有响应实际的需求。我建议选取一个小点进行主攻。(完)